

“女神”的复仇

凡迪恩 著



安徽美术出版社



| 作者简介 |

S.S.凡迪恩 (S·S·Van Dine, 1888.10.15—1939.4.11) 是美国最著名的探案小说家，纽约知名美术评论家和文艺批评家，被称为“美国古典探案小说之父”。

凡迪恩认为，探案小说是一种智力游戏，更像是一种竞赛，作者必须公平地和读者玩这场比赛，他必须在运用悬念和推理的过程中，保持诚实并以智取胜。其制定的《探案小说二十条守则》曾给探案小说以严格的界定。凡迪恩一生只写了十四部探案小说，都是“菲洛·凡斯”系列，主要有《“金丝雀”怪案》《香水奇案》《主教奇案》《“龙”事件》《“女神”的复仇》《班森疑案》《赌场风波》《格林豪宅谜案》《密室疑案》等。

姓名：布莱恩·盖尔德

地点：埃及博物馆

档案号：K—8336

承办单位：纽约警察署第十二分局

起诉编号：80647

记录日期：07/14

备注：被埃及复仇女神萨黛拉雕像击中身亡。

承办人：厄尔尼·凯奇警官（刑事组）/纽约地方检察院

主要人物表

布莱恩·盖尔德	慈善家兼艺术家
马丁·布什博士	埃及考古学家
玛利亚·凯利	布什博士之妻
桑德	盖尔德博士外甥
唐纳·史蒂夫	布什工作小组一员
阿奴庇·哈罗德	布什太太家老仆人
鲍勃	布什家管家
特蕾熙	布什家女厨
埃默纽·德瑞莫斯	纽约首席法医
杜伯斯	指纹专家
厄尔尼·凯奇	纽约警察署刑事组警官
约翰·马克	纽约地方检察院检察官
凡迪恩	作家，凡斯的助理
菲洛·凡斯	艺术鉴赏家，业余侦探



目 录

惊慌的史蒂夫	1
雕像下	9
一件圣甲虫饰品	17
清晰的脚印	21
奇怪的布什博士	31
英俊的桑德	39
神秘的指纹	45
床底的鞋子	52
精妙的机关	59
他们的关系	64
一杯咖啡	72
会走的药瓶子	83
伤心的布什太太	92
一封情书	100
实验室的发现	109
山雨欲来	114
午夜惊魂	120
离开的桑德	127



“女神”的复仇

石棺里的活人	137
水落石出	142

附 录

探案小说二十条守则	[美]S. S. 凡迪恩 150
-----------------	------------------



惊慌的史蒂夫

惊慌的史蒂夫

七月十三日 星期五 上午十一点

圣甲虫是一种金色的甲壳虫子，埃及人认为它象征着复活和永生。他们常常把陶瓷、玉石或者玻璃做成圣甲虫的样子，作为护身符佩戴在身上。这种东西一向只出现在神秘遥远的埃及，然而在大都市纽约的一个凶杀案现场，人们却看见了带着血迹的圣甲虫饰品。

警方认为这是凶手留下的证物，而菲洛·凡斯经过周密地分析后认为，凶手不可能把这么明显的一件物证留在现场，这个圣甲虫饰品应该只是用来误导警方的。双方争执不下，很快事情真相大白，事实证明菲洛·凡斯是正确的。

这件事情还要从头说起。七月十三日，星期五上午，凡斯吃过早饭后，在书房里翻译埃及的象形文字，那些都是很古老的东西，他最近比较热衷于这个。

我坐在旁边喝茶，过了一会儿，我问他：“你最近怎么热衷于研究这个？埃及文化很有趣吗？”

凡斯抬起头，把笔放在桌子上，双手支着下巴思索了一会儿，



笑着说：“埃及是一个很古老的国家，那里有很多历史悠久的文化，也有年代久远的名胜古迹。埃及的陵墓中珍藏着几千年前的木乃伊，他们的象形文字也很有研究价值。凡，你真应该好好研究一下，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国家。”

我喝了一口茶，把茶杯放下，走到桌子旁边，拿起上面的资料看了一下，那些奇形怪状的象形文字让我觉得很茫然。我笑着放下资料，说：“也许你说的是对的，不过我对这些东西提不起一点兴趣。老实说，我宁愿坐在花园里招猫逗狗晒太阳，也不愿意对着一堆枯燥无味的文字。”

“那是你的想法。”凡斯严肃地说，“在你看来，这是一些无趣的文字，但是在我眼中，它们记录了许多有趣的信息。通过这些文字，我能了解到远古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不服气地撇撇嘴：“你又不是考古学家，为什么要研究这些东西？这对你有什么帮助吗？”

凡斯哈哈大笑，指着我的脑袋说：“你不要总是用功利心来衡量这个世界。我只是觉得埃及文字很好玩，所以才研究它们的。至于有什么帮助……”凡斯想了一会儿，坐在我身边，说，“虽然我还不知道研究这些对我有什么帮助。不过作为一个业余侦探，一定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哦。”

我也笑起来：“那你好好研究吧，说不定哪天就有一群埃及人来找你破案了。”我这句话只是一个玩笑，然而令我吃惊的是，下一秒，就真的有这样一桩案子找上门来了。

管家走过来敲房门，禀告说：“唐纳·史蒂夫先生来拜访你了，他神情很不安，似乎遇到了麻烦事。”

“怎么现在来？”凡斯不高兴地放下笔说，“你去给他倒一杯酒压压惊，过一会儿再让他进来。”



惊慌的史蒂夫

管家恭敬地说：“我已经给他倒了一杯法国白兰地。听说他对拿破仑干邑过敏。”说完这些，他悄悄走出去了。

我正坐在沙发上读报纸，凡斯对我说：“凡，你还记得史蒂夫吗？他是个很有趣的人。”

我记得他，他和凡斯以前同在牛津上学，后来他去了埃及旅游，我们在那里还遇到过他。史蒂夫上大学时主修考古学，他家庭富裕，喜欢收集古玩，是英国上流社会鼎鼎有名的绅士。他在开罗博物馆工作的时候，凡斯正好也在那里滞留，两人经常见面，很有交情。后来凡斯来到了美国，而史蒂夫跟随著名的考古博士也来到美国。史蒂夫经常来拜访凡斯，我便因此认识了他。

很快，管家推门进来，把史蒂夫也带进来了。史蒂夫脸色苍白，情绪十分激动，还没坐下就语无伦次地说：“盖尔德被人杀死了！”

“哦？”凡斯微微有些吃惊，从抽屉里拿出一盒香烟递给他，让他舒缓一下情绪，然后感慨：“这个世道可真乱啊。”

史蒂夫坐在椅子上，抖抖索索地点燃了香烟，吸了几口，情绪渐渐镇定下来。凡斯慢悠悠地开口：“慢慢讲，怎么回事？你怎么发现他被杀死的？”

“我看见他躺在地上。”史蒂夫用手比画着，“脑袋被砸裂了，鲜血和脑浆都流出来了。”他露出一种恐怖又恶心的神情，“看样子他死定了。”

“你在什么地方看见的？他的脑袋被什么砸中的？你又是怎样发现的呢？”凡斯双手交叠在腿上，若有所思地问。

“事情是这样的。”史蒂夫搓搓手说，“你知道，今年五月，我和布什博士的工作小组来到纽约后，一直在处理文物的修缮工作。我们把挖掘到的文物运送到私人的博物馆。今天早上我想起有一批照片要归类，就在十点半来到博物馆……”



“你平常几点去？”

“今天比平常晚一点，因为昨天晚上我们工作组的人聚在一起商量财务报表的事情，很晚才散。”

“继续说，你在博物馆发现了什么？不要着急。”

“好的，”史蒂夫喝了一杯茶，慢慢地说，“我进去的时候觉得有些奇怪，因为大门竟然没有上锁，通常情况下我需要按门铃，然后由用人鲍勃走来开门。今天我就直接走进去了。展厅是钢制大门，平时都没有上锁，于是我谁也没有惊动，直接进入了展厅。当我走上台阶时，看见展厅角落里躺着一个人，当时光线很暗，我以为是昨天运进来的木乃伊。我走近了几步，才发现那是盖尔德先生。他躺在地上，姿势扭曲，两只手向上伸着。我吃了一惊，以为他昏过去了。你知道我们这种工作，强度很大，有时候工作人员会受不了。当我走近的时候，我才发现……”

史蒂夫掏出手帕擦了一下额头上的冷汗，低声说：“天啊，这种景象真是太可怕了。一个巨大的雕像跌落在地上，正好砸在他脑袋上，他的五官都模糊不清了，满地都是鲜血，头骨都露出来了。”

“你有没有碰那座雕像？”凡斯冷静地问。

“没有，绝对没有！”史蒂夫立刻说，“我看见那种情形，恶心得几乎吐了，哪还有心思去触碰其他的东西。我又吃惊又害怕，赶紧叫布什博士。他应该还在实验室里。”

“博士有没有回应你？”

“没有，他的实验室在展厅旁边的一个房间，我不确定他能不能听到我的喊声。我一个人待在展厅里，四周一个人都没有，当时我很害怕，我担心别人看见我和死尸在一起，他们会怀疑我是杀人凶手，于是我赶紧悄悄地走出来。”

“但是你从博物馆走出来后又来到我这里了。”



“是的，我很不安，我不想把可怜的盖尔德遗弃在那里，但是我又不想牵涉进这个案子，想来想去，我找到了你。我在这里人生地不熟，而你既认识我，又和当地的司法机关有密切关系，我想你能帮我出主意。”

“这是一起凶杀案，凶手已经逃走了，现在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报警啦。”凡斯很轻松地说，然后他走到桌子边拿起电话，打给纽约地方检察院，“你好，马克，今天过得怎么样？”他的语气十分悠闲，“真是抱歉，一大早就要通知你一件不好的事情，布莱恩·盖尔德先生被杀死了，凶手不明，现在他还躺在博物馆的地上。”

打完电话，他对史蒂夫说：“你说得没错，我和警方的人很熟悉，同时我也认识你们布什小组的人，所以我对这个案子很感兴趣。我再问几个问题。你刚才说，你进门的时候，门没有锁，当你大声叫的时候，也没有人答应，是这样吗？”

“没错。”史蒂夫迷惑地望着凡斯，因为凡斯的表情很轻松。

“那个时候用人都起床了吧，他们难道听不见吗？”凡斯继续问。

“他们在楼的另一侧，相距很远，应该听不见，只有布什博士能听见。我是说如果他刚好就在实验室而且实验室的门没有关上的话。”

“其实你用不着那么害怕，你当时可以按响门铃，或者到大厅找几个仆人。”

史蒂夫的神情有些不自在：“我知道……但是当时……我很害怕……”

“嗯，可以理解。”凡斯同情地点点头，然后问，“恕我直言，你有杀死盖尔德先生的动机吗？”

史蒂夫吓了一跳，脸色苍白地说：“不要胡说八道，他是我们工作组的赞助商，没有他，我们的工作就无法开展，那个博物馆也不



会建成。”

凡斯点点头：“在埃及的时候，我和布什聊过天，他也和我说过，这个盖德尔是你们挖掘古物工作组的赞助商，也是这个博物馆的房主，对吧？”

“是的，那其实是两栋房子，其中一栋是博物馆，另一栋里住着布什一家和盖尔德的外甥桑德。博物馆的出口被堵住。两栋房子打通了，所以可以算作一栋房子。”

“看来盖尔德和布什的关系很好，否则也不会如此放心地把博物馆交给他打理。”

“盖尔德不仅和布什的关系很好，而且和玛利亚的父亲是旧友，所以肯不遗余力地赞助布什的考古事业。”

“盖尔德住在哪里呢？”

“他很有钱，住在博物馆隔壁的楼里，那条街上很多房子都是他的产业。”

“这个富商为什么会出钱赞助你们埃及考古队呢？”凡斯站起来，走到窗口，疑惑地问。

“是他的外甥桑德说服他的。桑德在哈佛上学的时候，曾经听过布什博士的课，当时他就对埃及文化很有兴趣。毕业后他无事可做，就想去埃及考古，于是盖尔德赞助布什的考古队，条件是让桑德成为这支队伍的队员。老盖尔德一向很宠爱他的外甥。”

“桑德这几年一直跟着布什博士工作吗？”

“是的，三年前，他去了埃及，见到布什之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他们甚至住在了一起。布什似乎很看重他。桑德的博物馆副馆长一职还是布什任命的。”

凡斯继续问：“布什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他有一位年轻的太太，是埃及人的后裔，还有一个叫做哈罗德



的人。哈罗德是玛利亚从埃及带过来的，和布什一家住在一起。”

“玛利亚是谁？”

“就是布什太太，他们埃及人习惯直接称呼女人的名字。”

“哦，原来如此，”凡斯笑笑，“这个哈罗德又是什么身份呢？你说他是布什太太从埃及带来的，那么他是用人还是她的亲戚？”

“老实说，他的身份有点奇特，他出身农民，信仰天主教，却常年跟着玛利亚的父亲到处探险，两人关系很好，后来玛利亚的父亲死去，他就把玛利亚当成自己的女儿一样照顾。如今他作为埃及政府的代表加入考察队，尽管他在考古方面没什么工作能力，但是却精通埃及的风土人情。”

“你说他代表埃及政府？他是在为埃及政府工作吗？”

“我不知道。”史蒂夫耸耸肩，“我不知道，不过我认为他是埃及政府派来的间谍。”

“布什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还有两个用人——管家鲍勃和女厨特蕾熙。他们两个是美国人。”

询问完毕，凡斯把管家叫过来吩咐他：“纽约城里一个重要人物遇害了，现在我要去现场看一下，你去把我的灰呢子西装拿过来，另外给我倒一杯雪利酒。”

管家不慌不忙地出去准备，似乎早已经习惯了这些事情。凡斯抽空又问了几句：“你知道盖尔德先生遇害的原因吗？”

“我想不出来。”史蒂夫皱着眉头，慢慢地说，“我不了解他的私生活，但是他一向是一个仁慈慷慨的人，经常帮助穷人，和朋友相处也很融洽，尽管有时候他很自负，但大部分人都很尊敬他。所以……”史蒂夫犹豫着开口，“我猜测应该是他多年前的仇人。”

“你觉得他多年前的仇人敢公然走进他的博物馆，把他杀死后堂



而皇之地离开？要知道，那座房子里可都是他的人啊！”

“你是说……”史蒂夫睁大眼睛，“凶手是他身边的人。”

“现在还不好确定。”凡斯站起来，管家已经把衣服和雪利酒拿进来了。他换上衣服，喝了一杯雪利酒。正在这时，外面响起了汽车的喇叭声，检察官马克已经到了。

凡斯带着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又问史蒂夫：“盖德尔先生平时什么时候去博物馆？”“时间不确定，不过都比今天要晚一点。他今天早上去那里是因为和布什博士约好了。他俩之前约定今天商量勘探经费的事，并决定以后是否继续合作。”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凡斯疑惑地问。

“因为昨天我们勘探队一起开会的时候，布什当着我们的面给盖德尔打电话，约好了今天见面的时间。当时在场的人都知道。”

“这么说，知道他们约会时间的人有很多？具体都有谁？”

史蒂夫想了一会儿，慢慢地说：“有桑德、哈罗德，还有布什太太。”

“这么说，除了用人鲍勃和特蕾熙，房间里的其他人都在场？”

“是的……不过他们约好的时间是十一点，然而盖尔德在不到十点半的时候就被杀了。”

“那只是表象罢了。”凡斯说完，匆匆走出去。

外面响起了汽车的喇叭声，我们三个走出去的时候，一辆警车已经在外面等候了。



雕像下

雕像下

七月十三日 星期五 上午十一点三十分

马克一看见凡斯，立刻皱着眉头大声吼：“我正在开会，你一个电话就把我叫过来，到底是什么事情？”

凡斯拉开车门坐进去，慢悠悠地说：“自然是有重要的事情啦！”

我和史蒂夫坐在后排的车位上，马克仍然在抱怨凡斯先生做事情莽撞，凡斯却从怀里拿出一个烟盒，点燃了一支香烟，自顾自地抽起来。外面商店里放着悠扬的音乐，凡斯把窗玻璃打开，把烟灰弹在外面，跟着音乐低声哼唱起来，他这样一副悠闲的姿态让我们很吃惊。好像我们不是去命案现场，而是去郊外度假游玩一样。

史蒂夫很不信任地看着他，半晌才说：“凡斯先生，你真的会帮助我侦破这个案子吗？要知道可怜的盖尔德先生现在还躺在博物馆里呢！”

我坐在旁边，低声对史蒂夫说：“史蒂夫先生，请你相信凡斯，他表面上看起来对什么事情都不在乎，其实内心里早已经在思索案情了，说不定现在已经确定凶手的范围了。”



史蒂夫望着凡斯，疑惑地问：“你现在已经知道凶手是谁了吗？”

凡斯把烟头掐灭，回头说：“别听他胡说，我连现场都没有去过，怎么可能确定凶手呢？”他又笑着对我说：“凡，你还真是高看我啊。”

我笑着说：“是你的才华常常出乎我的意料。”

我和凡斯说话的时候，马克正专注地开车，此时正是早晨，街道上还很冷清。马克一边打着方向盘，一边皱眉思索。他和凡斯是多年的朋友，他知道凡斯表面上越是轻松，发生的案子越是重大，他不再说什么，专注地望着前方的道路。

当我和凡斯的对话结束后，史蒂夫把今天早上看见的事情告诉了检察官马克。马克听得很认真，他思考了一阵，对凡斯说：“这是一起性质很恶劣的谋杀案，凶手肯定是先从大街上尾随盖尔德先生……”

“哎呀，马克，”凡斯很苦恼地打断他，“你可真是经验丰富的检察官，难道你认为凶手会在大白天进入私人博物馆，然后拿起里面的一件雕像把盖尔德砸死吗？他不担心被用人发现吗？他不担心被路人指认吗？他至少要自己准备一件武器吧？”

马克不理睬他的讽刺，转换话题说：“我已经把凯奇警官也叫上了，他很快就来。”

几分钟后，我们来到博物馆门口，马克吩咐一名警察在门口守着。这条街很安静，旁边的商铺刚刚开门，生意很冷清，只有两三个客人在里面徘徊。我对凡斯说：“如果真的有凶手从外面进来，这些商店老板应该能看见吧。”

凡斯点点头，低声对我说：“我并不认为凶手是从外面进来的，盖尔德先生死得很蹊跷，这家人很可疑。”我注意到大门已经被关上了，但是据史蒂夫讲，他来的时候门是虚掩的。凡斯问史蒂夫：“你



离开的时候，有没有把门关紧？”

“我不记得了……”史蒂夫很茫然地说，“当时我大脑一片混乱，什么也不知道。”

凡斯转了一下门把，门居然打开了，看来没有锁死。他问史蒂夫：“这门平时就是这样吗？”

史蒂夫很吃惊：“我不知道，我一直以为这门平时是被锁死的。”我们一群人走进大厅后，凡斯挥手，示意我们停下来。

大厅里空无一人，阳光从窗子里洒进来。旁边有几张沙发和一张茶几。地板上铺着厚重的毛毯，我们走在上面没有发出任何声响。看来这是一个很有格调的家庭，这家的女主人一定非常有品位。我甚至在心中猜想：这里的桌椅和墙壁都非常精致漂亮，那么女主人一定也非常优雅妩媚了。旁边的早餐室门微微打开，从里面透出一点奶油的香味和鲜花的芬芳。我瞟了一眼，只能透过门缝看见里面雪白的窗帘。

我们几个人站在大厅里，而凡斯则独自一人走进展厅，展厅的光线很暗，我们看见他打开门走进去，很快消失在黑暗里。过了一会儿，他走出来，脸色很抑郁：“盖尔德先生死得很惨。”他环顾四周，发现周围很安静，于是说：“看来这家人还不知道盖尔德先生已经死了。我们未经通报就进来很不礼貌，所以，我们先出去吧。”他带领我们走出去，然后按响门铃，对我们解释说：“这回我们看一下谁会来开门。”

几分钟后，一个男人打开房门。他穿着管家的制服，脸色阴暗，目光冷淡地扫视着我们。当他看见史蒂夫的时候，微微点头致意。

“你就是鲍勃吧？”凡斯问。

“是的。”他淡淡地点头，很戒备地站在那里。

“请问布什博士在吗？”凡斯很礼貌地问。